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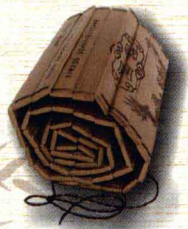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 百年館慶書系

劉軻集

校注

[唐]劉軻 著

林梓宗 校注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百年館慶書系

劉軻集

[唐]劉軻著

林梓宗校注

校注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廣州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劉軻集校注 /（唐）劉軻著；林梓宗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218-08285-1

I. ①劉… II. ①劉… ②林… III. ①中國文學—古典文學—作品綜合集—唐代 IV. ①I214.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資料核字（2012）第 248196 號

LIUKEJI JIAOZHU

劉軻集校注

（唐）劉軻著 林梓宗校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曾 瑩

責任編輯：張賢明 李展鵬 柏 峰

責任技編：周 傑

出版發行：廣東人民出版社

地 址：廣州市大沙頭四馬路 10 號（郵遞區號：510102）

電 話：（020）83798714（總編室）

傳 真：（020）83780199

網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書 號：ISBN 978-7-218-08285-1

開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張：10.25 插頁：4 字數：250 千

版 次：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32.00 元

如發現印裝品質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出版社（020-83795749）聯繫調換。

售書熱線：（020）83790604 83791487 郵購：（020）89667808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百年館慶書系
編審委員會

主 任：劉洪輝

副主任：倪俊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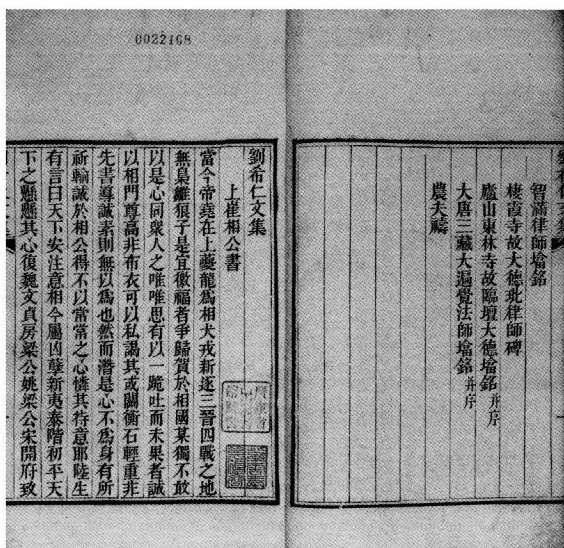
委 員：莫少強 周國昌 王惠君

毛凌文 吳 昊 林子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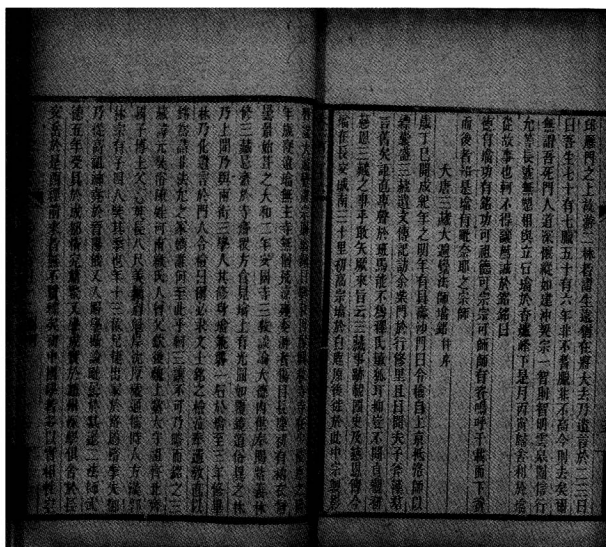
蔣志華 張曉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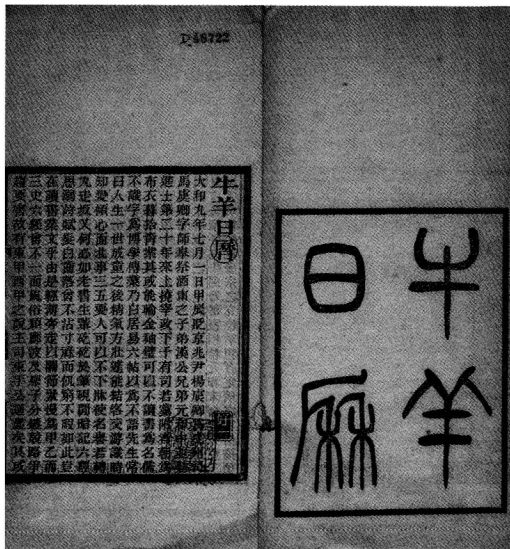
清刻本《劉希仁文集》扉頁書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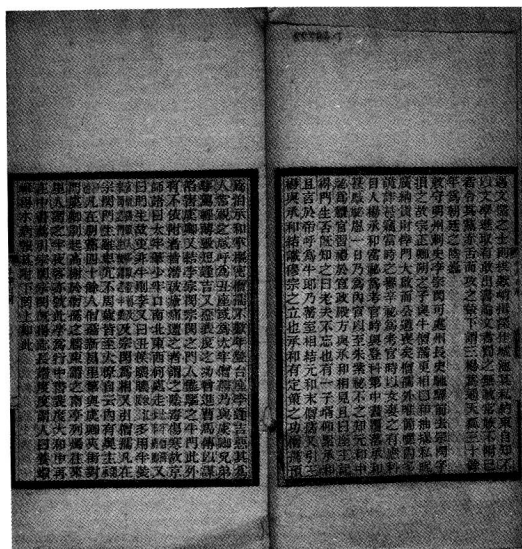
清刻本《劉希仁文集》書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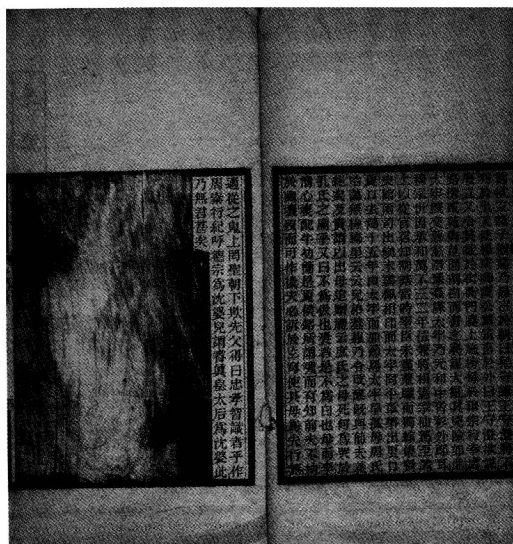
《全唐文》所錄劉軻《大唐三藏大遍覺法師塔銘并序》書影



(清) 繆荃孫《藕香零拾》收錄劉軻《牛羊日曆》書影



(清) 繆荃孫《藕香零拾》收錄劉軻《牛羊日曆》書影二



(清) 繆荃孫《藕香零拾》收錄劉軻《牛羊日曆》書影三

牛羊日曆
九年七月一

續談助卷三

六

這些些已過之事豈足更言及授茂元河陽仇士良甚
怒樞密使至中書面如土色謂德裕曰緣相公用茂元
適軍容於各堂詬怒樞密使與宰臣相連令大和中
罪人頗重鎮近東都來欲有何意德裕對曰茂元若當
時受文宗示意旨便合誅戮聞茂元江陵有一宅南中
所得犀象貨物盡在宅中此時全家送出與軍容既受他
物豈得更有此說於是謗謠遂止

右鈔李德裕文武兩朝獻替記其已爲史官所取與挾黨情者皆畧之

續談助卷三

七 粵雅堂叢書

思溺時髮白齒落曾不沾寸祿而飢窮不暇如此豈在讀書業文乎由是輕薄奔走以闢節緊慢爲甲乙而三史六經曾不二面風俗頹靡波及舉子分鐸競路爭趨要害故有東甲西甲之說主司束手公道盡矣其或遇文儒之士則拱默峭崿深作城池其私約束自知不以文學進取有敢出書論文者罰之無赦常嫉不附己者令其黨赤舌而攻之筆下謂三楊爲通天狐三十餘年爲朝廷之陰蠹□□□□□□□□敕守明州刺史李宗閔可處州長史馳驛□□宗閔字損之故宗正卿朔之

前 言

林梓宗

劉軻（772 —?）字希仁，祖籍彭城（今江蘇徐州）沛（今沛縣）人。唐玄宗天寶末年安史之亂，祖父劉效携家南行，徙家韶州（今廣東韶關市），入籍曲江。父劉綺，在湖南郴州一帶經商。劉軻於唐代宗大曆中（約 772 年）在曲江出生^[1]。

童年時期，劉軻曾跟隨先輩回江蘇沛縣。家庭遭遇天災，劉軻又得了一場重病，身體瘦弱不堪，精神受到很大打擊，因而曾產生消極情緒，打算結束自己的生命。在這迷茫的日子裏，有人以聖人之道勉勵他“立身揚名”，使他突然醒悟，振作精神^[2]，努力奮鬥。初至羅浮山、九嶷山“讀黃老之書，欲輕舉之便”。^[3]

唐德宗貞元中，劉軻在韶關城南百里的月華寺師從慧朗（765 — 835）禪師學佛教典籍。慧朗是唐代高僧南岳石頭和尚希遷（700 — 790）的著名弟子，在月華寺供奉該寺開山祖師智藥禪師真身，僧俗求法甚衆。劉軻在此出家爲僧，釋名湓納。後至江西高安方山寺、廬山東林寺學四分律宗之祖〔唐〕道宣的有關著作，如《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四分律含注戒本疏》以及佛教理論著作《百法論》^[4]，都能得其意旨。不久還俗。

德宗貞元末，劉軻又到羅浮山，師從經學家壽春（今安徽壽縣）人楊生學習經學。楊生是個以傳授經書爲引導的人，對儒家思想的講解很精闢。劉軻對《春秋》學說，孜孜不倦探求它的旨意。“每問一卷，講一經，說一傳，疑周公、孔子、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若回環在座，以假生之口以達其心。”^[2]經刻苦學習、鑽研，學有所成。劉軻取《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三家之所長，避三家之所短，著《三傳指要》十五卷，目的是傳播儒家思想，“冀始涉者開卷有以見聖賢之心焉”。^[5]

爲了開闊視野，增長知識，劉軻於唐憲宗元和初，離開羅浮山，經粵北梅嶺，乘船渡過贛江，經鄱陽湖，又到廬山。在廬山慶雲峰下七尖山建立書堂^[6]，師從隱士茅君學習經學、史學。茅君博通經史，特別是對唐代及以前的歷史，能評論其優劣。“語經之文，聖人之語，歷歷如指掌。”^[2]在廬山十多年，劉軻一面勞動，自食其力；一面學習、研究，勤於著述。他的不少論著，都是這一時期的產物，如《翼孟子》三卷、《參龍子》十卷^[7]，《十三代名臣議》十卷、《黃中通理》三卷、《三禪五革》一卷^[2]等。

元和十年（815），宰相武元衡被刺死，御史中丞裴度被刺傷。白居易向唐憲宗上書，主張捕賊以雪國耻，引起朝廷宦官和舊官僚集團的不滿，以越職之罪貶爲江州（今江西九江等地）司馬。白居易到任後，赴廬山，遊東、西林寺，在廬山香爐峰下建草堂。在此期間，劉軻與白居易有交往，每有著作，便告知白居易。元和十二年（817）春，劉軻攜帶所著書籍及文章拜訪白居易，告訴他準備離開廬山參加科舉考試。白居易於三月三日（817年4月3日）爲劉軻寫了一封《代書》，

要劉軻到京城後帶著書信去中書、門下、尚書三省拜訪他的友人庾敬休、杜元穎、元宗簡、牛僧孺等人，並對劉軻作了很高的評價^[7]。

元和十三年（818），劉軻以曲江籍參加科舉考試。這年進士科的主考官為中書舍人權知禮部侍郎庾承宣（？—835）。現存劉軻的《玉聲如樂》詩是他參加進士科三場考試之一的試帖詩。唐代科舉考試的錄取，一是看考生的成績，二是要當時達官貴人的推薦，因而名門子弟及達官貴人的親戚朋友往往占很大的比重。為了錄取，考生在考試前把自己的詩文及“名刺”（即今之名片）呈送高官，以求推薦。作為寒門出身的劉軻到京城以後，“京邑之大，居無環堵；百官之盛，親無瓜葛矣”。^[8]可謂舉目無親。他向主考官庾承宣呈送溫卷《上座主書》，以書道志，希望主考官用心考察，“庶或擢芳入幽，不以孤秀不擢；揀金於沙，不以泥土不取”。要他認真鑒別選擇人才，“衡鏡在乎蚩妍，輕重之分，咸希一定，俾退者無屈辭，進者無幸言”。^[8]又兩次向宰相崔群上書，也可能向裴度上書。據《廬山記》記載：“廉使裴公（度）美其才，薦之上第。”^[9]唐代進士及第，只獲得出身或做官的資格，並不直接授官。要做官，還要到吏部參加銓選；銓選不中，就做不了官，也就是說不能釋褐——除去貧民服飾。從劉軻文章中，可瞭解他多次落選，沒有進入仕途。至唐憲宗死後，穆宗即位，因師友關係以韋綬（？—823）為尚書右丞，兼集賢院學士。劉軻又給韋綬上書。據《新唐書·韋綬傳》記載，韋綬“耄而貪”，是個貪財的人。劉軻這個“白屋之士”當然不會向韋綬送什麼厚禮，《上韋右丞書》亦沒有效果。

劉軻在京城五六年，雖然不能釋褐當上朝官，卻認識了一

群參加科舉考試的文人，如馬植（？—857）、陸賓虞等，並與他們結成至交。馬植，元和十四年（819）進士，又擢制科，補秘書省校書郎。由壽州團練副使三遷至饒州刺史。宣宗時官至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劉軻《與馬植書》可能寫於元和十三四年之間，即馬植登進士，擢制科，補秘書省校書郎之前。書中提到“脫祿不及厚孤弱，名不及善知友。匡廬之下，猶有田一成，耕牛兩具，僮僕爲相，雜書萬卷，亦足以養高頤神。誠知非丈夫矣！所立，固不失穀口鄭子真耳。敢布足下共圖之。”^[2]這封信，反映劉軻當時的思想，不能在朝廷任職，便學漢代隱士鄭子真，這雖不是他的意願，但卻能保持自己的氣節。大約在穆宗長慶末，劉軻離開長安，經洛陽準備返回廬山。他聽說陸賓虞屢試不第，“欲屈道從人，求京兆府解送”，便再次給陸賓虞寫信，希望他走正道考第一，“脫有知詔卿人聞，烏有不心躬嘿禮靈冠統以待之耶？夫然，亦何害？小伸於知己耳；不然，則東國紂臣，西山餓夫，微仲尼，何傷爲展季、伯夷矣。”^[10]這是劉軻對陸賓虞的勉勵，也是劉軻思想感情的自我流露，是他重返廬山的根本原因。

韶州（今廣東韶關市）人張仲方（766—837），德宗貞元十二年（796）進士。敬宗時爲右諫議大夫。文宗大和初（827），出爲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福建觀察使。因老鄉關係聘請劉軻爲州刺史從事。從事的職位雖然低微，卻是走入仕途的好機會。大和三年（829），張仲方入爲太子賓客，劉軻爲御史大夫。四年（830）轉殿中侍御史兼史館修撰。劉軻發揮他史學的專長，“修史時，宰輔得人，藩條有事，朝廷凡有瑕績，悉欲書之，冀人惕厲”。^[3]因而在朝廷中有較高的聲望。據《舊唐書》記載：吳武陵，“有史學，與劉軻並以史才直史

館”。^[11]在唐朝後期政治腐敗，宦官專權及朋黨之爭的形勢下，劉軻想做一個良史並非易事。“擬縱董狐之筆，尤謗必生，匿其功過，又非史職。”^[3]只好借酒消愁，“避嫌遠害”。^[3]

文宗大和九年（835）官朝議郎、行尚書膳部員外郎兼史館修撰。甘露之變，大臣王璠（？—835）遭斬，一家大小處死。其子遐休直弘文館。是日，劉軻與弘文館直學士令狐定等五六人送遐休回家時被縛，後“經自解辯得釋”。^[12]甘露之變以後，朝廷大權歸北司，一批儒官遭排斥。大和九年底，劉軻為他在福州任職的同僚侯績撰寫墓志銘，讚揚侯績“清白守官”、“堅白無磷”，對侯績的職位與其德才不相配感到憤慨^[13]。文宗開成初，劉軻居洛陽行修坊。開成二年（837），劉軻應僧人令檢之請，為舉世聞名的佛學家、旅行家、翻譯家、中外文化交流使者玄奘大師撰寫《大唐三藏大遍覺法師塔銘并序》，這是研究玄奘生平事迹的重要材料。據陝西省西安市興教寺玄奘塔銘碑刻拓本記載，署名為“朝議郎、檢校尚書屯留郎中使、持節洺州諸軍事、守洺州刺史兼侍御史、上柱國、賜緋魚袋劉軻撰”。“沙門建初書，廣平宋宏度刻字。開成四年（839）五月十六日刻”。從署名官銜及碑刻日期來看，劉軻於開成中（838）已出為洺州刺史，與〔宋〕陳舜俞《廬山記》所說的相同^[9]。唐洺州治所在今河北永年縣，轄境相當今河北邯鄲、雞澤、永年、曲周、丘縣、肥鄉等地。《全唐文》作“出為洛州刺史”因形近而誤。

劉軻最後官至侍郎^[3]，相當於四品官下。卒於洺州。

劉軻自幼好學，博學多才，對經學、史學、詩、文及佛教典籍均有研究，為文精深，著述宏富。除上面提到的著作外，還有《帝王曆數歌》一卷、《劉軻文》一卷、《牛羊日曆》一

卷（均見《新唐書·藝文志》）等，共十多種。白居易在《代書》中，提到劉軻參加科舉考試前已有“雜文百餘篇”^[7]，未知與《劉軻文》有無重複，或從百餘篇中選入《劉軻文》？由於他的著作大多亡佚，目前流傳下來的甚少。清人屈大均曾收集劉軻存文十餘篇，編為《劉御史集》^[4]，但未流傳；後收入《廣東文選》只有五篇（其中，《王氏〈廣陵散〉記》非劉軻之作）。清嘉慶十九年（1814）由董浩領銜主編的《全唐文》收錄劉軻文十四篇。嘉慶二十五年（1820），由經學家江藩（1761—1831）作序、阮福（1802—？）撰集《劉軻傳》、卷首有白居易《代書》的《劉希仁文集》，是目前最早獨立成書的劉軻文集。清道光年間，收入《嶺南遺書》。除此之外，學者還發現劉軻撰寫的一些碑銘，如《唐故朝議郎行陝州硤石縣令上柱國侯公（績）墓志銘并序》（見岑仲勉《金石論叢》），為南岳石頭和尚希遷“為碑紀德”（見《宋高僧傳》），為月華寺慧朗禪師撰寫碑銘（見〔明〕黃佐《廣東通志》）。為丹霞和尚天然（738—824）、永泰和尚靈瑞（761—829）、南泉和尚普願（748—834）撰寫碑銘文（均見〔南唐〕釋靜、釋筠《祖堂集》）。

劉軻首先是位造詣較高的學者，他致力於《春秋》、《孟子》的研究，對古代聖人之道孜孜以求。他的著作《翼孟子》雖然遺失不傳，但從書名可以看到，撰寫該書的目的是效法孟子，傳播孟子學說。孟子宣傳“仁政”，主張“王道”，以“仁政”治理國家，注意改善人民的生活。劉軻不滿足以學術著作為傳播儒家思想的“駕說之儒”，以積極入世的思想參加科舉考試，希望能成為推行儒家政治主張的“行道之儒”。在京城期間，多次向朝廷達官貴人上書，希望有聖君賢相出現，

以“仁政”治國，使國家長治久安。

在向唐憲宗宰相崔群上書中，他引用漢代陸賈的話說，“天下安，注意相”。^[14]宰相的地位舉足輕重，“故天子以天下事歸於相府，相府以天下事爲己任。”“獨伊尹耻其君不及堯、舜，故其心愧耻。夫其存心，直下千歲，無人嗣續。惟梁公、鄭公高視千載之上，始潛心於伊尹，且亦惟恐太宗不及堯、舜，故得謚以經緯天地曰宗，爲不祧之廟。至姚公、宋公又潛心於房、魏，亦恐玄宗不及太宗，故復時雍，復貞觀治平之風焉。”^[15]他希望崔群向房玄齡、魏徵、姚崇、宋璟學習，“俾後人之談者，自四公而加相國焉”，“亦以無愧辭於史官焉”。^[15]

劉軻希望統治者能尊賢使能。在科舉考試的詩作《玉聲如樂》中，劉軻抒發人才難得的思想：“崑山如可得，一片佇爲榮。”指出國家如果能得到可貴的人才，一片真心等待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的美譽。他希望朝廷高級官員學習漢代丞相公孫弘，“開平津之閣，待白屋之士，且問計安在，知政理致君之策”。^[15]

鑒於唐代後期政治腐敗、藩鎮割據、宦官專權及朋黨之爭，劉軻在《代荀卿與楚相春申君書》中，以楚國興衰的歷史，借古諷今，進一步指出用人時要善於鑒別忠姦正邪，“若惡若仇，若善若師”。即選擇品質惡劣的人如同仇敵，選擇品質高尚的人如同老師。如果不能選擇如忠臣伍奢、屈原一類人輔政，又不能抗拒奸臣費無極的讒言，國家的前途不堪設想：

自莊而下，楚亟不競。平王嗣位，耳目倒置，伍奢以諫死，費無極以讒用。亡太子，走昭王，污楚官，鞭郢墓，豈不以一讒而至乎爾？下及懷王，知左徒屈原忠賢，始能付以楚政。當諸侯盛，以遊說交鬥，猶以楚有人。平

既疏，秦果為張儀計陷楚之商於地。儀計行，秦果欺楚。是以有藍田之役，丹徒之敗。懷王囚不出咸陽，亡不出魏境，客死而屍歸，至今為楚痛，豈不曰疏屈平親靳尚而至於爾？（《代荀卿與楚相春申君書》）。

楚的興衰歷史就是一個很好的教訓。

在《牛羊日曆》中，劉軻以筆記小說的形式，揭露牛僧孺、楊虞卿、楊漢公、李宗閔等人結黨營私，排斥異己，廣納財貨，貪財好色，以陰謀詭計奪取李愿愛妾真珠的醜聞，從一個側面反映朝廷官僚集團的腐敗。

在《農夫禱》中，劉軻真實反映唐代中期以後，安徽農民遭受饑荒、戰亂、徭役、租稅和官吏壓迫、剝削的痛苦，控訴統治者不顧百姓死活橫征暴斂而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表達勞動人民對社會安定及改善生活的渴望。劉軻撰寫此文目的是向當時的統治者發出警告。

顯然，劉軻這些思想符合孟子的仁政思想，因而在封建社會享有很高的聲譽。早在他離開廬山參加科舉考試前，白居易就稱贊他：“軻開卷慕孟子為人，秉筆慕楊雄、司馬遷為文，故著《翼孟》三卷，《豢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予知軻志不息，異日必能跨苻（載）、楊（衡）而攀陶（淵明）、謝（靈運）。”^[7]馬植見其文，“曰韓愈之流也”。^[16] [五代]王定保謂劉軻“文章與韓柳齊名”。^[17] [宋]陳舜俞說劉軻“為史官，著撰頗傳於世，自韓吏部（指韓愈）以下，皆推其才”。^[9] [清]屈大均贊揚劉軻“故能文，當時與韓、柳齊名，學士大夫之稱韓、柳者，未嘗不言及君”。“於是君名動一時，人謂曲江公（張九齡）之後，嶺南復有君接其武其人云。”^[4] [清]

經學家江藩評價說：“劉希仁亦法孟子，與韓、柳不謀自合，所以當時與二子齊名也。第其文流傳甚少，後世只知韓、柳之下有歐陽詹、李觀、李翱而已。”“劉希仁之學，致力於《春秋》、《孟子》，持論甚正，不雜禪語，不墜理障，雖行文波瀾不如韓子之汪洋恣肆，而謹嚴則過之。其文在韓子之下，歐陽諸子之上，若中山（即劉禹錫）、文泉（即劉蛻）瞠乎其後矣。且希仁當楊虞卿、牛僧孺用事之時，能不避權貴，作《牛羊日曆》譏之，其立朝風節概可想見，又豈柳子厚所能及哉！”^[18] [清]經學家、兩廣總督阮元在談及《劉希仁文集》時認為：“當與《曲江集》并存。”^[18]

為了全面瞭解劉軻為人，這次整理把劉軻存文《唐故朝議郎行陝州硤石縣令上柱國侯公（績）墓志銘並序》（下稱《侯績墓志銘》）、筆記小說《牛羊日曆》及其詩作《玉聲如樂》一起收進去，名為《劉軻集》，並加以校注，稱之為《劉軻集校注》。

在《劉軻集校注》中，本人做了下列幾項工作：

一、本書以《劉希仁文集》（下稱《文集》）為工作本，保留白居易《代書》、江藩《序》及阮福撰集的《劉軻傳》，參校《全唐文》及唐以前（含唐代）史書及有關著作，如[唐]劉知幾《史通》，[唐]慧立、彥棕《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西安興教寺《大唐三藏大遍覺法師塔銘》碑刻拓本；《侯績墓志銘》則以《全唐文補遺》第四輯（陝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編，三秦出版社）為底本，參校岑仲勉先生《金石論叢》；《牛羊日曆》則以[清]繆荃孫《藕香零拾》為底本，參校《粵雅堂叢書》三編第二十三集《續談助》卷三及《資治通鑑考異》卷二十（亦見《資治通鑑》卷二四三）引用一